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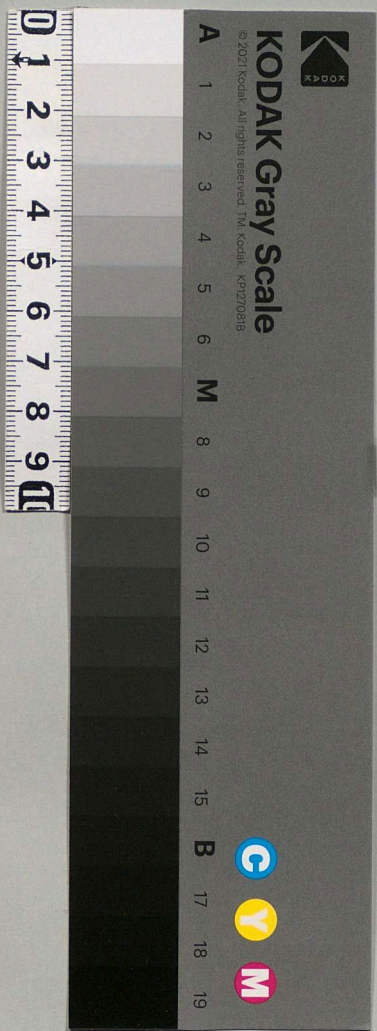
雲南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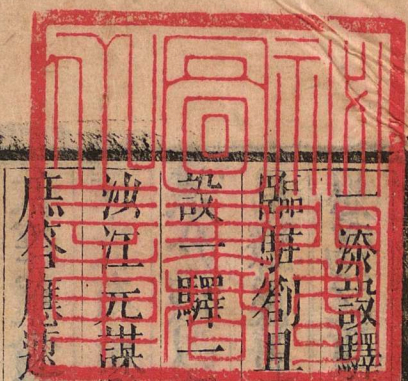
藝文

八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28
冊數	40 (36)
函號	137 3

三六





一添設驛舖以速往來改土設流則上司不時按

臨駐劄且通四川往來將為通衢合當於小甸關

設一驛一堡府城又設一堡十五里設一舖於金

沙江元謀縣白花山石板溝等處酌量遠近建立

庶容應速而文移不致稽延也

一建立民哨以防盜賊改土設流則商賈貿易可

通及側尚未盡安盜賊難免出沒合於雞街子立

一哨一盪水立一哨白花山立一哨由武定至元

謀金沙江至黎溪皆武定地方也十里一哨舊有

者添設庶幾有所責成盜賊爲可弭也

對

明

石淙對

崔銑

太宰邃翁楊先生生於滇南徙於湖南家於江南
江表有屋命曰石淙石淙者滇之勝也客曰地以
域分域以名定取滇名江古與豫生曰有之昔周
扁濂溪著其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著其鄉則
思爲之重是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爲之紹是

故有弗弗肖也弗辱曰仁肖曰孝仁且孝其唯君
子乎客曰賢不遺位而成名智不遐行而滅德翁
方居巖廊之上乃就山水之僻襲居士之迹殆不
可與生曰奚爲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省緣
者去就決甘澹泊者紛華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
亂故大鵬搏扶搖擊南溟者適而已龍可豢而食
之者欲而已昔伊尹成功而罔居周公攝政而思
明農懼盈之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枯位於是乎
業著而道尊奚爲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與

生曰未可也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唯道之從介
士甘遜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
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四行不同失中一
也臣之事君其交有淺深焉其任有輕重焉其受
恩有厚薄焉不合而去不敢竊祿此初仕者處常
之法也大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
安其業恩厚則必永其祚知消息盈虛之機貴豫
處治忽安危之繫貴慎是故汲黯寢淮南之謀直
也韓琦平內間度也司馬光改法實也夫大臣者

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於七泉張
詠表德以垂崖石淙之義將是類與生曰然吾聞
陰陽之氣凝者爲結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
者無滯智也石體乎順故可器水止於內故不可
禦孔惡其磬孟非其激在人也亦然唯信能立以
通行則不窒唯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
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貽曰才因勢
曲成唯中是經曰權發於仁體於誠斯盡信矣周
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大備是故可以立

己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考

百濮考

董難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彝也逸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吳南土也又云麋人率百濮伐楚

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棘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麋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文面言其飾也木綿即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纊言其居產被服也折腰濮人見尊者則折腰以趨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為音如鸚鵡然言其舌聲也黑棘其色多黑言其種數也濮與蒲字音相近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槩名曰濮亦甚謬矣百濮所居連壤余又以白音按之濮字在白音亦合一屋韻蒲字在白音亦合一虞韻白語稱其人爲濮而不稱爲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爲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鄆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既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尚爾懵然余因稽之載籍證以方音作百濮考

南金沙江源流考

張機

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卽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蕃然大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於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滄潞二江之外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遐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遶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

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
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
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
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
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則
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論雍梁間水
惟此大耳此水爲黑水無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
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綠鴨江此語無怪也宋
初斧畫雲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

此江之長廣於江河哉黃真元又云考大金沙江
瀾潞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僅潞
四分之一大金沙倍於瀾潞瀾潞所出地名在鹿
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
則遠出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
漲溢江色不變若比於楊子浪滄一小溪卽詩語
大金沙江之長廣又可知矣其註云傍多松有琥
珀自孟養地來孟養正在金沙江之濱今瀾滄不
聞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爲黑水亦不深考耳相

傳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楫土人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似殆西羗之域也今始略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大車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州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侈其名也江流至此彝人方名其爲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

墨玉水晶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琥珀綠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蔣定西追麓川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弟兄造船飛渡孟養及復與思祿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麗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宦猛莫噉莫卽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朴怕鮮猛莫猛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彝南甸干崖受展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

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魯勒孟拱遮鰲管屯大菖蒲山峽小菖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戶董鬼哭山曼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曼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蔣雄率兵追思機發爲緬人所壓殺於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聳水陡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

於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溫板又名流沙河皆金沙江也猛曼馬噠喇至江頭城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有大寺又有一江源自猛辦洗母曼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卽龍大馬革底馬撒躋馬入南海其江至蠻莫以下地勢平衍闊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寬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善泅水操櫓楫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瀦爲一色矣文選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脫履金沙云云金沙江亦名

拔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瀾滄江與流瀾江
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蒲河至順蒙交
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
十餘日至錦龍江卽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於此
漸漸至南海永昌府志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
漏江楊慎云漏江今訛爲潞江源出吐蕃流經芒
市至木邦地名渣哩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至擺
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下卽可通舟楫昔年隴川
多士寧潛往擺古見莽瑞體皆繇此江順流而下

也舊傳潞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磧浸散與近騰越
志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嘗謂三江皆可舟
可航彝人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
三江正爲朝廷制馭西南緬甸諸彝設當事者誠
不可忽而不講求也異日聖天子問緬甸諸彝久
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
奇制粵之牂牁江也

北金沙江源流考

張機

按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隴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

河亦曰犁水訛犁爲麗又名麗江卽古麗水以其江產黃金故名金沙元憲宗取大理用革囊以濟者卽此也其流經吐蕃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經黎溪州蒙氏僭封爲四瀆之一亦卽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濟慮部彝人鑿桐槽船以通行來行旅遂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彝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衝等衛所又經烏蒙府

又經馬湖府蠻彝長官司與馬湖江相合下流至叙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江北入金沙江鶴慶瀘共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瀘共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桑園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龍潭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沙江姚安府蜻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金沙江龍蛟江一名苴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二河入金沙江安寧州螳螂川卽滇池所泄下流潞迴州治上

過昆陽州下經富民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江
西合諸水爲戕峩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鹽
井下流入金沙江考安寧楚雄二水雖小可通舟
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
江又勒彝水會渡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
水朝宗於東海順流於中國者四川東川府牛欄
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辟谷川源出尋甸府白
津河西入金沙江越篤衛大渡河源出吐蕃下流
合馬湖江四川行都司寧遠河西南合瀘水入金

沙江懷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鹽井衛越溪河
東合打沖河入金沙江雙橋河流經打沖河入金
沙江會川衛瀘古河河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打
沖河千戶所打沖河蠻名黑惠江又名納彝江源
出吐蕃下流入金沙江冕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
相公嶺會瀘右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
源出吐蕃南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瘴餘
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燻雞豚諸葛武侯五月渡瀘
卽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

永昌不韋縣寰宇紀以爲在雋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雋考瀘水源蓋建昌瀘川驛有孟獲城又有瀘古州孔明渡瀘縣雋州入益卽滇池此名渡瀘爲有驗今水出吐蕃過建昌會川合金沙江夾岸多高崖叢葦故下渡如經甌釜炎蒸雍鬱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卽瀘水誤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府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入盤江臨安之瀘江南江婆兮江入盤江澂江府之盤江鐵赤河入盤江廣西府之八甸溪

入盤江盤江至府境水爲大曲靖府之瀟湘江白石江合盤江經交水至彌勒入平伐橫山寨下經廣西靜江入於海廣南府西洋江入廣西田州府右江南汪溪亦入右江尋甸府阿交合溪入霑益州界北在經理廣西田州水陸者安可忽之哉如大理府西洱河下與澆鼻江合流入瀾滄江澆鼻亦名神莊江瀾滄江源出吐蕃自西而南至於麗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車里大甸七十城門至交趾入海趙州白巖賧江一名赤水江下流

至定邊名禮社江瀾滄江臨安府西有禮社江入
納樓茶甸界爲祿豐江經合蒙自爲梨花江注於
交趾清水江楚雄府馬龍江源自蒙化境由定邊
礮嘉合白巖臉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河源
出定邊入馬龍江景東府杉木江馬湧江合南浪
江入威遠州界永寧府羅易江北過府境勒汲河
入四川鹽井衛界順寧府備溪江西洱澆瀉二水
合流至本府鐵場山下入瀾滄江故名元江府禮
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巖臉江合瀾滄江諸水入

交趾新化州摩勒江卽禮社江下流至元江入交
趾者樂甸長官景東河源出景東經本甸下入馬
龍江北勝州羅易江入永寧府白角河入西番界
永昌府瀾滄江銀龍江入瀾滄江勝備河入備溪
江潞江一名怒江經芒市木邦八百下流爲喳哩
河經擺古入南海檳榔江出吐蕃遶金齒百彝經
干崖阿昔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大盈江一
名大車入南甸爲小梁河至干崖爲安樂河西流
爲檳榔江龍川江下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

雲南府安寧河出安寧經富民羅次爲沙摩溪至祿豐爲大溪至易門爲九渡河入元河又星宿河出武定經祿豐過易門入元江蒙化府陽江出羈西北甸頭花判溪南至甸尾過定邊與迷川禮社江相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流瀾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二水相交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一名九龍船行會海客於此漸至南海愚謂雲南通緬甸諸彝水路舊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

知潞江喳哩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趾皆可舟可船之水經理緬甸者誠不可不講求也故附及之

本朝

黑水考

闕頑北

天下之大水有三曰黃河曰長江曰黑水其源出於西南匯而入於東海分而入於北海者江與河是也其源出於西北逆而入於南海者黑水是也從前論黑水穿鑿附會諸家臆說蓋未

嘗斷之經矣禹貢大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卽今全蜀及滇地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又特書曰西河黑水惟雍州雍州秦地接於蜀西據黑水雍梁二州皆以黑水爲界按雲南梁州域也商周之世產里有貢越裳有貢武渡孟津濮人會焉當是時滇爲百濮國卽南之車里八百緬甸又何嘗不在禹甸內乎經所謂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明矣九州輿圖黑水出雍州汾

關山汾關在崑崙北周文安辨疑錄云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此與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流入南海其說有合葉榆李中谿乃以瀾滄江當黑水謂瀾滄之水由吐蕃西北來迤邐向東徘徊雲南馳縣之界至交阯入海新都楊升菴亦主此說又有指潞江爲黑水者紛紛無據不知瀾潞所出地名在鹿山石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若黑水遠出汾關上流已闊澄若重冥黝然深

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白雍經梁獨來獨往瀾
僅潞四分之一此水三倍於瀾潞李氏以瀾滄
爲黑水吾未聞瀾滄盡界梁州之域况遠溯雍
州耶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徑趨
南海非謂麗江入馬湖之金沙江蓋名爲大金
沙江者意卽界雍梁二州入於南海之黑水也
曩訛三危山在麗江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山在
金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然經
云至於三危三危在南裔之地臨時黑水其云

至者或在黑水將入南海處方緬甸江頭城望
見江中有大山山峯四塔極其秀聳得非所謂
三危乎今自其雍梁之水流入南海可見者言
之瀾滄江受西洱河勝溝河至順蒙交界處土
人謂之羅擦聚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卽水下
流海客船多會易於此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
云漏江流出永昌界經芒市至木邦地名渣哩
江木邦以下卽可通舟楫矣黑水南流經蠻莫
受騰越界外大盈江土人名爲大金沙江自此

處始江至蠻莫以下地勢平衍闊可十五里正
 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卽此
 江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黑玉水晶
 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江畔有寶井舊志
 以琥珀綠玉出瀾滄江何其謬耶總而論之黑
 水出西北界雍梁入南海其源甚遠故其流獨
 大南至宣慰之鐵壁關江勢平闊金寶叢生則
 大金沙江之名所從來也潞江流出永昌至木
 邦爲喳哩江在大金沙江之東瀾滄江流出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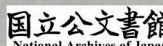
順界至姚關爲錦龍江又在潞江之東夫瀾潞
 之水源雖出於吐蕃距滇不過十餘日其濶迴
 大理蒙化順寧永昌而入南海僅界梁州之西
 南不能遠界雍州也明甚說者以瀾潞當黑水
 謂瀾潞爲梁州西南境內入南海之水則可謂
 禹貢雍梁之黑水則不可故論黑水者莫若以
 經爲斷經之黑水一也惟雍惟梁同此水也區
 區執瀆以求黑水豈非狹視宇宙之山川而不
 知廣所見聞哉試以山驗之中國山勢岡脊大

抵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
既入於河漢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
於南海大經大緯燦若日星張機南金沙江源
流考謂潞江瀾滄江大金沙江至宣慰地面皆
可舟可航異日問交緬不貢之罪則此三江者
故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粵之牂牁江也偉
哉斯論吾得取而竝識焉

明辨

黑水辨 李元陽

書禹貢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
禹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
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
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二苗不
應復在南彝之地此皆出於臆度不足為據愚之
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
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
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



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竝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綿中內外皆彝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麗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彝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髡人濮人以今考之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瀾滄江又名洛水

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二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竝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卽不在麗江亦當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傳論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地而禹貢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

涇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梁雍之間其名黑水者非一然皆枝水而流又不入南海諸葛亮箋所謂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之類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元遣都實因水之流以窮河源遂得其實事固有晦於前而明於後者今能因瀾滄江入南海之流而窮其源則所謂黑水者可知也

按黑水由雍州自北而南至燉煌經三危山過梁州入南海卽酈道元水經亦未詳其所由今繹舊志張機南金沙江考與闕頑地之黑水考其說庶幾近之若李元陽等二辨直以瀾滄江爲黑水恐尚未確姑並存之以俟後之博雅君子叅稽而論定焉

岡脊黑水辨

史秉信

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凡三見滇古梁州域也昔辨黑水者有如聚訟或問余曰黑水地志出犍為謬矣水經出張掖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燉煌瓜州也實未嘗有此水跨越諸山入南海武彛熊氏之說諱矣唐樊綽又指麗水為黑水麗水金沙江也金沙果黑水平余曰金沙出吐蕃經麗江鶴慶姚安武定入馬湖會岷江入東海此為黑水所謂

入於南海何居或又曰程氏以麗水狹不足界二州西洱河與漢葉榆澤相貫廣可二十里其流正趨南海西洱今大理海也西洱果黑水平余曰西洱源一發於鶴分水嶺一發於浪穹罷谷此為黑水所謂惟雍州者何居或又曰西遠彝方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西北吐蕃地廣五里產黃金綠玉琥珀水晶其流正趨南海西南惟此水為大張機曾有考然則大金沙為黑水平余曰洱水之西為瀾滄再西為潞江又再西為大金沙大金沙者長

廣三倍於瀾路遠出蕃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金齒夷貞元言之甚悉第此水去梁荒遠此爲黑水所謂華陽者何居所謂至於三危者又何居榆李仁甫黑水辨以瀾滄江爲黑水云隴蜀滇三省鼎立隴西南斜長入蜀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滇隴之間如三足旛然黑水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以山論麗雪山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松去雍不遠計瀾滄之源當在雍之西元張道立使交趾由黑

水入三崇山瀾滄經其麓地有黑水祠仁甫考究不無據又大理志雲龍州有三崇山頂列三峯高萬仞下環瀾滄卽右三危樊綽云三危臨峙其上玩禹貢至於二字皆水行而經歷之詞鄒氏指三危爲燉煌程氏指爲宕昌去水經行之道遠則三崇爲三危之說亦或可信如歷山有二崆峒有三豈三危必三苗之叙者耶諸說難盡非之但余鶴居滇上游金沙出左瀾滄居右西洱滙前生斯長斯日遊於斯而不察可怪也考蔡註云梁雍二州

皆以黑水爲界黑水自雍西北直出梁西南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岷山岡脊以西之水入於南海卽爲黑水此說廣而有據何也鶴之山皆自西北來凡脊以東之水皆歸東海金沙江是也脊以西之水皆歸南海瀾滄江是也則此中爲岡脊疇能易之如鶴走榆經山神哨舊名分水嶺草間湍出盡亂流耳北流者入澆工會金沙歸東海南流者合浪穹水滙爲西洱歸南海天咫尺間分水東南

海之異於岡脊之說誠有昭合者人自不察耳如鶴距劍一脊耳脊西之水如清水江入劍湖由點蒼皆合洱水瀾滄歸南海清水江脊以東之水或流山谷爲澗或滯山麓爲潭或入澆工會金沙歸東海由劍而翅之老君山水流之麗則歸金沙入東海流之蘭則入瀾滄歸南海無不然者又自洱西達滇孔道遙從南北指點之趙州禮社江定西嶺赤水江雲南縣溪溝諸水皆合瀾滄歸南海也賓川大河姚安蜻蛉河陽瓜大姚河合金沙歸東

海者也鎮南水南入元江者爲馬龍江北入金沙者沙橋之水發源爲楚雄龍川江廣通之羅羅河則流黑井入金沙捨資河則出南安達元江迤西至武定之水發源爲捨資河入元江元謀應元溪祿勸會渡河又北入金沙矣羅次祿豐安寧易門三泊皆倚角於會城西南羅次之星宿河由祿豐而南出元江安寧之水乃滇池末流北出富民入金沙三泊資利河北注滇池又有丁癸江南流矣易門之九渡河亦南入元江由此而昆陽晉寧歸

化呈貢宜良及澂江府州縣皆環會城而居南居東者昆陽渠濫川晉寧大堡河歸化之交七浦呈貢之洛龍河皆注滇池如澂江新興大溪河江川星雲湖澂江撫仙湖路南興寧溪陽宗明湖大衝河皆南入盤河與滇池了無涉矣至新興西北七十里習象山頂分晉寧界晉寧之大堡河實發源於新興江川北疊翠山山半泉湧三派西流入滇池東南入撫仙星雲二湖與鶴分水嶺咫尺分東南海者無以異此間顧非同沓而何謂大水旣分

小水亦必從之其間俱有如山神峭疊翠山者第龍有起伏經折居其間者當自得之由澂江而北宜良之盤江大城江馬龍水發源爲曲靖之瀟湘江平彝之十里河皆入南海者也尋甸水發源爲東川府之牛欄江又水之入東海者也又霑益南爲交河入盤江霑益西東翁江入金沙又有南盤北盤二水分流各千餘里諸水分東南海者皆四源以窮之非迺流漫不知其源者也由是觀之所謂岡脊者西傾積石岷山脊之巔也鶴西嶺以及

姚安楚雄武定昆明澂江曲靖尋甸之間脊之腰絡也由此而出黔蜀如地理書所稱南幹龍或發節生枝水之分咸有若是焉者乎故云岡脊之說有昭合者或曰信斯言脊以西之水皆黑水瀾滄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酈道元謂西洱葉榆積漬所成謂之黑水豈岡脊以西皆榆乎余曰脊以西雖不必皆榆然西南之山干霄翳地隨刊未施時山木積漬成渠何必榆始黑也朱子云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知言哉山海西

山經云崑崙之丘西流於大杆軒轅之丘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所指皆西南是黑水實不入中國也或又曰顧野王輿地志黑水由熨道入江余曰熨道烏蒙地也入南海者曰入江可為噴飯若夫遼東黑河趨東海肅州有黑水無跨河越脊理若水名黑水即北金沙入東海皆非禹貢之黑水不足辨矣沿革有時更山川千古不易山脊水源具在使宋諸賢復生履滇鶴之域而指顧之必不易吾言也夫邇諸葛元聲滇史亦舉岡脊一說惜

不得於李仁甫草黑水辨張機作大金沙江考時以大全岡脊之說一詰之

引明

遊記引

陳函輝 寒山

漆園吏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此其言也遊遊者遊而無定之稱第問其所謂能者安在以知千古多遊人而鮮能遊人能遊者足能履之目能探之腕能摹勒之臆能宣之

而其神能曠覽之不在馬迹車塵之所至也予恒怪嚴夫子州有九涉其八嶽有五登其四夫君平雖棄世窮覽如此安得無一語爲山川表章且州有城郭人民嶽多玉書金簡豈能一一而觀聞傳寫之耶則君平之所謂遊如君平之下也意而已其得遊之意亦可曰不出戶知天下猶夫得詩之意者亦可曰聊代嘯歌得文之意者亦可曰衆山皆響也予執友何巢阿先生生於洱蒼雞足間不欲以扶餘自王讀書窮二酉之三該五車之六其

於遊也飲食而夢寢以之者也每遊必有記記矣必有題咏又必有遠心靜志結盟於名山大水之前予歷考其遊踪所屆類前古兩人焉史稱司馬子長南遊上會稽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觀鄒嶧奉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李太白浪迹山東下金陵泛牛渚棲匡廬客武昌長流夜郎而復返遷之以記聖也白之以詩仙也先生兼而有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之謂能遊能遊者能與天遊也夫人所不能者天先生無求多於造物不

待婚嫁畢不爲世轍韁意之所之可籃輿可雙不
借可褰三日糧可十餘日不見人煙可瘦筇掉臂
獨往先生以是道遊心以是人遊宦卽以是法遊
方澹泊寧靜其所得於天者深也余嘗與先生言
余友江陰徐霞客獨遊三十年風雨晦冥無少阻
余同里王紫芝棄官棲博山甘苦行頭陀二十年
卒證淨土業先生憮然爲問曰吾愧是兩人矣夫
以先生才所至有循卓聲方將自鹽梅舟楫以陟
廊廟以巡方嶽豈遂圖戴勃之九區繪宗柄之四

壁慕東方生之十洲以是爲輕世肆志哉而先生
以其意抒其詞寫其景山水在大地大地在一毫
端毫端在一芥子自言吾於蜀問君平賣卜處恍
然悟浮世之因無煩讀損益一卦也始知先生之
有契於天遊也今其記具在人言似山誌似水經
似腐史似謫仙詩而予謂正似漆園逍遙遊惟其
似之是以有之則古今之言能遊人吾必於先生
別置一位署矣

本朝

重遊龍淙得小巫峽小龍湫小引

范承勳

昔人有得於遊山之理者謂遊山如觀書必幾經紉繹而其秘始出于龍淙亦然初予得龍淙如得奇書一往涉獵屋以洞樓以瀑菴以雨亭以草溪以宛轉而橋以石香呼石以巔以臥遊龍淙數過亦如觀書數過自謂有得矣而不
知猶然涉獵也明年秋偕諸子取道別徑尋源北下小憇洞門指顧之際見合石夾流噴薄中

來驚喜曰此宛然巫峽也向何失之頃過對山攢石巖萼間一泓藏碧側身以探復驚喜曰此宛然龍湫也向何又失之向失之而今幸得之且兼得之非山之善變而遊山者之善變也因補勒水上石曰小巫峽勒石上水曰小龍湫客有昂頭而吟者吟曰龍湫無鴈影巫峽有猿聲復有客應聲曰鴈飛不到處何作聽猿情予爲之爽然起曰以爲予因龍淙而得巫峽龍湫諸子遂因巫峽龍湫而及猿與鴈乎何山水之能

移情若是乃信遊山之理果如觀書今經數過
 紬繹焉而始得其秘也顯寓於微小備乎大何
 山不可作如是觀又何書不可作如是觀也於
 是酌酒命歌其快幽賞更為詩以紀之公之同
 好相為屬和繼梓以壽焉

明 跋

禹碑跋

張含

於乎禹功神矣禹文亦神矣萬世永賴惟禹功四

海永敷惟禹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矣鑱
 夏鼎藏包湖廬阜予乃樅之詞孤山記道理之刻
 皆不可見可見惟此岫嶠碑一爾皇帝立元嘉靖
 之十有六載仁洽虞夏文貫姚姒滇蒙小子邇如
 皇畿得觀岫嶠刻集成不能識其全既歸滇觀蜀
 都太史慎釋文字為之影句為之音含驚且喜曰
 何文苑藝林舉昧焉而楊子獨識之乎既而思曰
 夫禹生於石紐廣袤蜀之文禹開之也楊子生於
 蜀其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將顯茲神禹之迹

而默啓楊子邪故曰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信夫初楊子讀此碑不得者四字夜倏夢黃衣魚首人告之曰此南瀆衍亨也篝火而覓之良若契焉故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故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待時顯也昔司馬遷亦漢太史也南探禹穴弗獲覩茲奇何楊子泊予生後史遷幾二千年而幸獲見之乎故曰飛龍在天位乎天德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時之顯也義遠矣哉鏤鼎藏山之文將次第顯乎

書范滂攬轡圖後

楊士雲

此范子孟博攬轡圖也余讀本傳未嘗不嘆其風力之勁而惜其去就之可議也方其按盜冀州守令望風解去是雖登車一念之烈震壘境內亦以勵清節之聲有以先之也挽汗濁之風而清明於一旦孰謂無所自哉然孟博於此卽當不復仕矣應詔舉謠言尚書且疑之已且投劾去矣使遂懷可卷之道體如愚之哲不其劭歟未幾復就宗資之辟竟罹黨獄斯可惜已雖然當時與孟博同風清

者有掃除天下之志如蕃有董正天下之志如旌
其物色落莫久矣今此圖凜然獨存豈非孤標遺
烈卓爾不群者乎朱零仰服其清裁王甫改容於
獄對鄉人候迎士夫侍立詔使閱傳之泣豈易得
者嗚呼此圖之所以傳也或者以元禮蘊義生風
鼓動流俗天下士波蕩從之然則孟博有所激而
然歟嗚呼孟博與李杜齊名者也雖無元禮猶興
余因是而辨之

賦

明

滇南賦

俞 緯

滇南草木子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
服心參體倦役日騁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惋然
言於西蜀石潭先生曰夫人居勝地則其志朗其
御遠處偏安則其中倔其氣索此牽平地者也又
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繼命西伯以岐山而造周爲
之而已曷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歎處
滇者乎請誦所見聞而先生就正焉夫滇之處絕

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井鬼之分肇自巨唐宅
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南漠莊躋據衆而可王旣
通五尺於嬴秦迄乎漢氏置五郡鑿昆明張騫之
通西徼諸葛之事南征控八垓於神州闢萬里之
煙雲廓瀟江而爲門掘西緬以爲塞接交益而竝
峙抗崑崙之重扼槃乎數陸之所湊族類不減乎
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奄八區而會五於前則跨帶
交趾連延南海危聳撐空懸石雲靄溪汨汨而渚
流谷掩掩以伏偃途迷迷乎衡宇亘萬里而愈遠

於後則據躡吐蕃枕騎石門崎嶇跳跌要害之屯
北指轅以岷巴復遠御乎隴右背長江以爲塹還
九賤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施鬼萬壑所充嵩峻帆
嶮肩鼇柱空涵沃野於千里負天限之關垣引長
渠於二廣卻風門於辰沅於西則遙制八百控有
猛密老撾肢屬于崖附籍皇圖遠攝乎遐陬犷悍
馴擾於帝懷恒懇懇以納款又何見乎嵩萊其封
域之內則彝險崇卑雄據千里長林邃谷屏嶺塹
水蓋將自其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

蛇伸罔巒拱衛翠壁霄青左哀牢右太華陽瓜有
天耳之扼隘銀生連鳥蒙以接霞牟尋所嶽之點
蒼王褒使祀之金碧蜻蛉崇峯脩谷成會宴之區
拓南嶺嶂摩雲爲控扼之邑於是乎竹箭綠壑楊
柳臨岸傍抽抹猛松栢廷幹梭羅婆羅之殊其華
棠梨榭子之萼其實紫榆杏櫻椒橙杉漆木蘭椿
槐櫻李桃李園桂之馥秋馨霜梅之傳春信乳檀
爍爍而騰霞安息靄靄而雲噴卉則紫花白蓮素
馨杜鵑薔薇芍藥芭蕉紫苑青蘭芬芳於幽谷山

茶蔥鬱於峯巔蔓脩藤吐種種奇葩有標其葉有
芍其華或經秋而傲霜或蒸日而拂霞爾乃孔羽
珮翠鶴頂冠殊雉雉稟素鸚鵡人呼蛤蚧穿其木
鸛鷓鴣其陰寶樹巢珊瑚之鳥苔山來鸛鶴之吟
鷹隼鷲搏鳥鳥反哺白鷗於飛翡翠啄霧子規夜
作而促耕燕雀樓暖而春至翅迴鳴號唳止乎其
內獸則熊罷咆號於深林虎豹長嘯而風烈夕牟
畏露狡兔迎月猩猩夜啼猿猴競捷松鼠之攀緣
神鹿之隱穴犀象嗽牙豪豬刺簪麝狐假威犛牛

踞山脚躡乎其間珍則有琥珀丹青珠璣瑛英金沙銀礦澤媚石柄瑪瑙珊瑚絕蘊寶并錫鐵銅鉛石綠碧璽果則無花猩猩胡桃松實檳榔無柯南棗荆棘搖顛香橙纍纍金橘密栢榔頭同族異百羊桃橄欖柿榴御霜或託根於崆峒之陰或奉陰於圃園之陽其浸則滇池嘉利滄水沮澤異龍陽宗之湖撫仙星雲之陂瀝滴漆淫會其流涓淤決灤成其大洩湫澗灑浮空漉漉噓喻百川洗滌塵隘乃若秋月懸波五風轉幌飛沫起濤揚浮溢

浪大明當天彩雲蕩流漠漠濛濛色連霄漢又若瀾滄灑水金沙元江橫襟濛帶山陵懷襄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揚長江狹漶浚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頽渾淪浩淼乍挹乍堆爾乃泄滷湧鹹於浚井採山煮水於鹽池內帑輸賦巨商擅貨於是乎蛟龍隱灘鼉鼉處水乃見怪物興雲致雨其族則有長鯨吞舟脩鱸吐沫金線竹釘水母蚌蠃江公大頭康郎細鱗鯖鱈鯉鯢蝮蟬蟻蝻螺螳蝓鯽目蝦噴鱗鱗甲罐錯煥爛錦斑沂回順流

嶮囑沉浮其四野則丘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畷
畛黍稷離離池塘旣隩高城深池關譏啓柝江梁
濟水寢廟綿五世之勲巨室端維垣之矩喬木蔭
蔭朱敞靡靡其居民則高門鼎貴魁豪岸逸流寓
多齊魯之昆成遺悉吳越之裔其間雖有毒獮烏
蠻鴟獠粵陳惟構巢於崖阿結茅於山岵友麋鹿
之與木石竟莫伍於塵市觀郊隩之富奧實京邑
之綱紀帝王之外援開國之弘宇斯蓋宅土之所
安業觀聽之所溢美此其大較也然此特山川之

粗也乃若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協氣昭宣名世挺
生施全之傳毛詩許叔之授五經張隆之墓擾狐
兔楊惠之孝感神明文章政事蔚若王昇風裁凜
然燭若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睢陽之忠呂季
平誓不附雍戊子卿之躅傳寶南州人傑仲宣齊
名經術張英身代時勉之罪郭文秀發相如之曲
和光道人廉惠先生耻干利祿居恬政明又若龔
字釋蚪斗之文筮師精卜數之樸麥宗通番蠻之
書草書綴義之之帖義若用之節若方玘出將入

相若一清守死善道若繼魯廷璧剛直不阿有澄
清當世之志希載博雅脩潔達拯溺亨屯之體近
則山嶽炳靈風氣弘啓英雋迭出未可枚舉當盛
世而擅名籍海內而爲擬是故游談者之樂譽景
行者之仰止石潭先生喟然嘆曰壯哉吾子其善
遊乎余舊有志於是縱言琅琳實獲我心滌我之
沉疴痼我之靈襟奇奇怪怪眩恍奪神而今惜其
去子而之湖荆也滇雲子怫然不懌曰石門劍閣
三巴綿落楚王夢遊之陽臺大禹黑水之流鑿岷

峨掇之以舒抱江潼藉之以披廓物不終聚復云
駕言泫然琳琳不知其然

金馬山賦

劉寅

葦收柄靈房星聚精超鴻蒙而合秀條凝結而成
形此金馬之山所以置陬訾而奠昆明也在昔神
禹受命爰分九區表嶽鎮之崇崇隔方維之頓殊
有岱有華抗東西以屹若曰衡曰恒界南北而截
如曠哉梁益併包坤隅功不假於疏鑿地獨鍾乎
膏腴起層巒之嵯峨控滇南之故墟斯豁舒之岳

谷駕綿邈之方輿造父固莫施其銜勒王良亦難
範以馳驅觀以蔓草垂駿尖風批耳白日懸瞳青
松掉尾漬赤瀋以湛露流汗溝之漚迤鑄莫待乎
棠溪產非資於麗水形類騰驤之騏驎勢似振鬣
之駮駟過日影之須臾磨倉旻於尺咫追夫噓氣
成雲噴沫起風障泥炫熒熒之彩霞鑿纓繞煌煌
之流虹迅雷張其猛烈疾電助其威雄瀉甘澍以
注下卷拳毛之濛茸疊巘益翠巔崖增紅洞扇啓
廡閑之弘敞鶯聲響和鸞之玲瓏萬騎仰觀而辟

易羣羸睨視而驚忡至於岌岌歸巍岩巽巽坐或
奔如驚或驟若突峻拔天脊峭削風骨蒼霧森爽
隱嶙巒鬱杳橫亘於百里擬長城之矼矼是宜拱
帝京之尊嚴障大藩以寧謐也或有野老詰予而
言曰子徒見其小而不窮其大知其名而不究其
實吾將爲子陳之玄黃肇分氓生蚩蚩若魚若蟲
無識無知聰明間出命爲君師立一代之典章成
四海之雍熙嗟惟此邦視爲外彝境荒荒而泯泯
水漫漫而瀾瀾姚姒置之不卽顧問商周鄙之不

遑保釐俾昏迷而弗悟竟風靡於侏僂楚命莊躡
僻地遠來自王於滇顧瞻徘徊君臣之分以定天
叙之典未諧漢武奮志勞民費財命張騫而遠出
弭使節而虛回亦有孝宣不務大體慕神怪之恍
惚行禋祀之瀆禮王褒馳驛而西上僅致一奠而
乃已遺祠廟於崑阿謾冥摻而遠紀唐畏崦顛之
跳梁宋限大渡之涯淚元雖小安亦何足齒倚歟
皇明撫有萬方聖武神文巍巍堂堂既底寧於華
夏遂有事於戎荒命矯矯之虎臣揮天戈而奮揚

直指雲南掃除欃槍截長鯨之鬣鬣剗妖狐之肺
腸顯允黔寧智勇忠良威已施於戡定恩復盡於
胥匡化強梗爲禮義變椎卉爲冠裳揖讓之風濟
濟絃誦之聲琅琅紹述先烈適有惠襄招攜貳以
誠信鎔頑囂以慈祥國公繼之綱紀益張載平安
南功業彌昌總制仁賢淑旂綬章來鎮來臨克柔
克剛致遠人之盡服邁前哲而有光俾金馬迥然
而特立與碧鷄相對而相望小姑息之宋元陋怯
弱之漢唐夫然後知皇明之盛德冠古今而莫並

紀昭靖之殊勳垂悠久而不忘余聞其言拜跪嘆
嗟遂爲之歌曰金馬之傍兮有稻有杭金馬之陽
兮有郭有城臣宣旬其釜政兮民勤事乎農耕咸
矢心而弗渝兮願永享夫千萬之太平

石淙賦

李東陽

邃菴楊先生應寧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淙及遊
寓巴陵卜築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入而仕於朝
出而官於外謨述題識亦以空名繫之文字之間
示不忘也予嘗泛大湖渡長江山川情狀概於心

目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采其所懷爲述
短賦主於體物叙事兼比興之義固不敢擬古作
者然同心之言同應之聲君子或有取焉其亦先
生之意也哉其辭曰聳山谷兮嵒嶸中潏潏兮水
聲初濺涓以汨滴忽澎湃兮砰訇或在遠以疑近
恒自昏而徹明感天機於一觸衆籟爲之不鳴信
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至精彼瀑布兮可擬曷蹄
泚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爲
名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波千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頊青山一螺揖靈秀於衡嶽激清風於汨羅昔子
之既卯既弁來遊來歌興懷於其水之丘寄迹於
此山之阿揆風景於毫芒繫孰少而孰多居士不
答如茲淙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
漪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
以同歸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倏星移而物
改方挹彼而注茲訝江山之不可復識仰疇是而
疇非居士乃撫然而嘆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
爲石淙之爲淙也吾方手拊鏗鎔耳聞春撞應噫

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清商挾涼飈以助爽與皓魄
而爭光達大觀於無外諒至美之難雙蓋將濯纓
乎萬里之流振袂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
象舊邦東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績豈
三南之敢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爲堅淙者吾知其
爲激匪徒觀物以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
我粗鈍錫我宿癖滌塵垢於七情漱芳華於六籍
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之無息彼羣分兮類聚何
物非兮太極始不知石之爲淙淙之爲石也於是

二客乃攜酒與琴游於淙上荆班雜坐林歌迭唱
北南俱失主賓皆忘慨聚散之殊途顧行藏之異
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澗不知其所鄉也

戎旅賦

楊慎

恭承恩譴兮於役滇越捐珮江臯兮解紳雲闕三
陟崔崔兮九折黜黜不日不月兮遂屆窮髮撫孤
旅而悃脰兮揜衆困而慙心悵圭籥之駸逾兮逾
四稔而迄今父母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逖
而分衢兮似同波而殊潯慈烏忻於其巢兮恒鳥

悲乎異林彼纖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踈疎何生
人之含靈兮乃離羣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
放士之鳴鶴姬公畏於熠燿兮尼父惜夫蠅蚋屈
託乘於螭豹兮莊寄徑於魍魎在聖哲而罔然兮
攬古人而乘歛哀吾生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荒
粵戴盆而伏巘兮望崦嵫之末光神悅恨而蜚颺
兮刑巒卷而愴囊睇孫水之浩渺兮瞻靈關之峻
極聆猩猩之夜啼兮履狒狒之朝跡尋終古之攸
居兮問祝融之昔宅胥靡登而不懼兮魍魎過而

奚慄岷岷颯揚兮含沙影流唱茲徂春兮忽焉杪
秋月令殊於九州兮瘴卉華而歲周若有人兮好
我攜旨酒兮思柔采檳榔兮綴扶畱贈相離兮結
忘憂寒鷗雞兮爲浦露江漁兮爲脩渚歌兮變舞
白日逝兮玄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歎歎其向
陬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乎寂夜引篔簹枕而假
寐兮遙歸夢乎親舍家人嘻以疑語兮閭里分其
來訝衆雞鳴而驚余兮晨光吻乎東射悵夢歎而
覺悲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頌

兮余謝曰明庭其布德兮子行歸乎肆赦辰曰莫
靡荒服自中古兮日月之表燭不曾兮章亥步窮
禹罔曙兮蘭津開道行商苦兮碧雞望祭使者阻兮
子亦何爲恒此土兮命兮不祥順勿忤兮樂天知
命云何憮兮

萬象洞賦

王廷表

其辭曰楮村西址豁有洞天叢芳迥蘂豁石攢延
幾鳴窞杳碣嶽巖駢閉閣幽徑降帝謁仙鄰高人
之丘壑時時見其縵妍乃建標以雲護或廬燐而

芊眠瞰雉旂以凝佇覽毅礮而欲翩襲荃芬於漚澗啓幽函而莫捐癸丑杪秋殷穀旣收官有餘暇民無纖愁芟達構戶奔臺元羞黃代巡倡其朔蔣兵憲維其休晤會眺望繾綣縹緲南明是謚靈譽條流嗣疊嘉牘嘯我劣儔於是遯園過發棠嶺未留衢亭三五翺靚好逑有才有德如春如瓊懷展宇而寧域撫煦嫗而溢謳者非主乎文旆映日笛聲倚樓坐瑤花於冬霽飛逸興於芳洲者非客乎吾則老鬢飄風傲骨度歲持蓮觴而酌醽醑蒼面

以昭契於是入洞而遊伏洞而睨瑒瑒而消泐綴不可劑也錦繡鋪而湫溜曠不可曠也虎豹蹲而山鹿濟不可觸也珉墉聯而鴉蝠憇不可相也竇旭麗而藤綠劇不可劇也葦蓋廠而龍伯隸不可儼也清虛明虛者與隱元上玉者與金壇丹霞者與天網淳滴塌坳幻開委輸籃滾熇炭燂坊豈陂潢浚決之後寶靈境而扞埃文藻焟頻之日帝顛昇以培材者與盤都盧躍朱鬣鳴箏簫振鼓鐸舩焰坐瓊弈邸覓橘饒啖臍唬唱香囊酖海蛤主

與客懽洞與人樂整冠謝歸崩影斜暉枯茗相簪
百僚忘饑趨趨羈鳳輿騰馬飛響椒棣以遙迓照
松光於萬扇想環壤以再往憚多露之濕衣感情
棕之彌篤聊染翰以寄徵

盤龍山賦

唐堯官

西南奧區滇雲仙界胚暉凝結而為山偉崇陟之
相儷若金馬與碧雞雖漢祀而疇異靈鷲為釋迦
棲禪之蝸雞足為伽葉示跡之地信足以耀靈於
九核而稱雄於載記也然豈盡華章其懿也哉晉

寧之東有盤龍山焉嗟奇峯之所挺拔實神明之
所扶持藉井鬼以成形託坤維以奠基礎唐顛顛
碑磔屣厲岵岵嶺嶮駸駸逶迤摩赤霄接紫微抱
回谷頰深谿五龍盤曲而漻潛靈湫渟泓而瀟瀟
鬱萬松之虬旋森古栝之奇矯長風中起而怒號
疑波濤之在樹杪於是王雉鼓戩寒翠鳴谷鷓鴣
催明交鶯變旭猿猱攀條而上下麤龜犇蹊而突
觸風齡雨嘯宵馳晝逐旬迭奏於笙簧迅交擗序
校袖至若珍怪秀美叔其蒼天漿神漢涌其隄石

髓芬芳曜其趾瑤草金花沓其達蓋媿精英而產
環異真將與廬阜埒秀而齊輝爾其陽景晨開霧障
盡息天宇澄空四眺無極森平原之莽賈望蒼翠
之如絨環紫溪以爲帶比羣峯以成櫛玉案翽若
崑嶠金沙澗虜丘垤螺陸讓之以爲宗雞馬掩之
而無色爾乃海勢飈騰鴻波澔汗浴羲輪而流暉
蕩烟霞而變幻迴疊嶂之雲聯剌錦屏於遠崖蜃
氣呵歔而曠睽亦髣髴而乍見至若川嶽獻靈龍
駒瑞洩儼蹠跡於山麓不知其幾千百歲遠而矚

之似解珮遊漢川迫而察之似寒蟬初變蛻隱而
探之似望鼻揮郢斤顯而抵之似若華光搖曳絢
渥水之無奇煙岷詭於荒裔故和氣之所感召抑
山林之所點綴粵自比丘崇照者攝心了義栖真
其間世丁元季薙草開林紺宮弘構眞宇氤連設
獅象之座樹七寶之幡廠黃金之地拓白玉之田
陟翠微於上方岷香臺於雲端度藏經於貝葉塗
林樛於旃檀清梵與禽音而並響慧光與鼉曦而
共縣施青蓮之法雨幙翡翠之祥煙爾其融火初

學古通志 卷之二十九
銷幕收方啓金飈薦涼攜侶結侶指天企於東岑
度龍橋而抗趾冠以白氈之巾著以雲飛之履飲
以八水之甘拾以三花之蕊捫蘿葛以遨步弄霏
煙而徙倚於是緇流集幽懷邕剏旨探塵空蕩悟
短劫之無多苦情埃之爲嶂汎覺海之汪洋乘寶
輿而咨訪幻人法於雙忘超一乘而直上庶幾虛
生滅之具無或可以邀太初而闕無相繫茲山之
靈秀諒無當於蓮峯湖招提之鬱起聊以闢乎鴻
濛彼靈鷲與雞足洵鼎峙於黔封應地靈而崛起
者千百世而下誰足以大倡虛玄風

山茶花賦

有序

唐堯官

滇土繁花品而山茶最奇十月卽放蓋中原所未
有也然鮮播之詠調者余觀往籍陳思有芙蓉賦
鍾會有菊花賦張協有石榴賦虞繁有蜀葵賦宋
璟有梅花賦古人艷焉余效之作賦一首雖極意
敷揚殊未盡體物耳

惟玄冥之啓候兮歲將暮而凝寒嚴風慄冽以振
野兮霜霰集而濛濛草木搖落而變衰兮訝蕭瑟

於林端梅欲綻而須時兮菊東籬之既殘洵窮律
之黯澹兮慘游屐而歎歡爰有嘉樹植自滇域天
集衆巧地媿殊色抽神緘與鬼秘宛葩剗而蔓刻
詭狀異態莫之省測或如粉傅或如珠串或如磬
圓或如榴燦或如赤玉盤或如絳紗幔或如鶴頂
之丹或如火齊之幹稜稜兮翠葉是誰兮勻劗縷
縷兮金粟是誰兮穿絲既逐瓣兮心分復惹烟兮
條煥其未開也扶疎磊磊蒨蒨青青疑桂樹之冬
榮迨既開也鞞鞞陸離煌煌赭赭恍飛霞之爛熳

邈東皇之未轡兮絕朋援而先芳昌雪霜而吐艷
兮適蝶凍而蜂僵取南枝之纖素兮口春林而偃疆
矧陰晴之靡定兮逞麗質而相侔爾其朔風飄飄
乍起乍伏旖旎婀娜辟彼飛燕則昭陽之妖舞也
薄暮霏微溟濛沾灑淋漓絳玉辟彼太真則華清
之洗沐也晴羲斜照揚輝蕩采掩映光華辟彼西
施則越溪之浣紗也皓雪飛颺揣封營積縞莊艷
冶辟彼文君則臨邛之新寡也震霄倏撼披拂幡
纒秀墮芳躁辟彼綠珠則金谷之墜樓也於是羣

芳慙沮不知所營香蘭之藝楚畹鼓桂之生淮南
芙蓉之名益都牡丹之盛雜園與夫海棠芍藥桃
李山礬或體裁么膺或標格瘦清或摧砭冰雪或
墜落風塵忽朝粧而夕謝兮節歛變於冬春躋名
葩之冠絕兮豈敢望乎等倫若乃畫閣雲連彤軒
樾蔭參擬平臺別開三徑倚緋英之玳璫與交疎
而相映綠筠翠栢助其精神朱絲玉筵添其丰韻
於是布几筵集賓客呼妙妓燕良夕曳文毅以躡
蹠兮戴金搖之曄曄揚北里之遺聲兮紹陽阿之

清越雜蘭差以兼御兮飲瓊節之仙液咲簪朶於
雲鬢兮頽玉山而未歇若夫幽崖古剎岬嶠之巔
疏店孤邨寥廓之地埜况淒涼一株衰植寄穠艷
於清冷發輝光於顛顛卒使孤賞者握管而沉吟
趣行者繼馬而留滯緬香亭之寵渥兮與傾國而
交驩泊蕃禧之表識兮名歷世而罔棄胡奇英之
傲詭兮委炎方而自安良璧產於荆山兮尚氏抱
而長歎騏驎困於虞坂兮望伯樂一盼之爲難慨
遭逢之有數兮效達人以自覺豈知希之祇貴養

壽命於巖巒亂曰姑射仙人霞銷帔稜風儵爾瀕
雲至愛此山川恣游戲化作花神顯靈異貴隅之
種亦奇特比之迥然霄壤別格外丰姿豈易貌抽
毫誰是茂林客移栽上林不可得留與西南壯顏
色

登城西臥龍岡弔忠武侯賦 俞汝諧

嗟西峯之翠嶽兮乃橫峙而爲岡夾二水之澗瀾
兮亦合流而成江允茲地之秀偉兮頻振衣而倘
狎曰莊躋之裔土兮匪夫子之故鄉豈前脩之或

累兮乃藉名於南陽緣破竹於三巴兮遂耀武於
遐荒咄恃險之百蠻兮寧知夫約法之三章爰渡
瀘於五月兮尋駐兵於山陽旣懾伏於威楚兮復
震疊於永昌勞七擒而七縱兮不欲以猛而勝剛
唯以德而柔遠兮豈倖功者之可望不留兵將貽
之以安兮展也王度之汪洋垂休澤於百世兮頌
鴻烈於不忘登故壘而緬懷兮嗟水碧而山蒼憶
抱膝於隆中兮永咲傲於羲皇匪隆禮於三顧兮
肯幡然而就湯旋相投於魚水兮萃精神於一堂

乃立家於荆楚兮仍開基於蜀邦既南徼之鼠竄
今斯北向而龍驤作木牛與流馬兮又何慮乎乏
糧揚旌旗於六出兮凜八陣之堂堂雄辨驚於仲
謀兮剋略卻乎周郎氣吞老瞞之奸兮勢奪司馬
之強射張郃於木門兮摧郝昭於陳倉擄前驅之
夏侯兮斬後襲之王雙運神謀之莫測兮百萬古
而彌光何史氏之懷懟兮諛將畧之非長唯天命
之既去兮故大志之莫償抑有數之使然兮匪人
謀之弗臧曰論定於千年兮與伊呂而頡頏豈管

樂之可儔兮尙不足於平良緣先生之窮居兮由
靜而得爲學之方致謹於義利之辨兮有以陋五
霸而樂三王識之高復養之粹兮宛孔氏之行藏
處足以包乎千古兮出欲以正乎三綱明漢賊之
不兩立兮以順逆爲存亡斯天討之所由奮兮大
義之所由彰矧宅心慄乎嚴畏兮泣政極於周諄
德澤盜如陽春兮號令肅乎秋霜倘三年之不死
兮固足以成一統之封疆脫斯民於水火兮躋斯
世於平康志實足以相副兮才允足以相當何擴

卷之二十九
達之能興兮何元虛之能昌四海何由而分裂兮
符劉何由而跳梁噫公志之能畢兮寧不有超兩
漢而媿周商胡身以勞而瘁兮壽以國而戕兵未至
於洛兮星遽隕於房茲事理之不可知兮獨奈何
乎彼蒼嗟乎公不可作矣然績著於萬里之外而
不泯名垂於千載之下而彌香尚使人覩河洛而
興思想遺愛於甘棠視彼莽操溫懿之徒恣暴橫
於一時倏影滅而塵颺又奚啻麒麟之與犬彘鴟
鴞之與鳳凰

金江賦

張啓賢 鶴慶

天竺之池大如許苑伽東歸流不已獨茲信度入
南溟經繞吐蕃稱麗水從西來金沙滾滾觸層巖
周迴盤結幾萬里環如長帶束玉臺漏洩阿耨噓
吸百川控清引濁波濤瀾汗切枝羣嶽渴涸澶淵
吞空漱石橫盪曲沿方其馳騁西域決阜昌阡玉
篆洪坂金畫陵絃鬱拂綿茫而抱日傾湧騰駕而
滔天天網浮瀛而崩絳龍印激圈而翻連及其脫
浪濟以破雪山也從天直下砰磕瀑布白波斲底

長風震怒翼驚濤以漂翻嚼冰霜以吐霧恣烟波
之崩奔競喧阗以飛沸銀河直倒擬折天柱駭浪
轉石萬壑聲雷八空澎湃而壁裂天傾雪墮而冰
飛勞西極之金龍吐珠玉於山隈厥怒漸喘落峽
澗迴衝波逆折泐濟篩苔魚折溜而蛟躉水龍騰
梭而鼎躍罍肆蜿蜒於鶴柘如金玦而玉環漂漫
灤潏若靜而止灑洶通漭若砥其瀾總陽侯之拱
應抑靈霄之盤桓它如案峩峻嶒屹岫岩峩巒峩
嶮嶮峩岫岫岫任天塹之或懷或襄若足練之圓

折方折至於沈瀧瀟瀟泛薄溢還其深也湯湍湍
滅澎瀾激汰其勢也法法涓涓瀾瀾渾渾漭漭決決
澗澗澗澗湔澗其聲也弄棟過而羅麥奔岷嶓會而
海重潤昔若水聞生乎顓頊今朝宗似忠乎堯舜
吁嗟乎九州貢道皆沿浮此水舳艫錦江頭舍舟
而陸云何策梗塞徒滋夜郎憂古梁厥貢惟璆鐵
誰道雙南麗水生披沙血指祗纖忽賦重誅求民
命輕惟願聖明常慎德投珠抵璧并蠲金

鶴川望雪山賦 有序

史秉信 鶴慶

聞劉璠之賦雪者曰天地否閉凝而爲雪應乎玄
冬之晨在於沍寒之節此之雪僅爭春於梅顧東
嶠雪假山興逸矣旬日爲壽不無類冰山而可憎
如鶴接壤麗之雪山者玉宇銀城齊年天地瑤光
珠彩白禪太初如雍如蜀咸覩玉龍宗派然而迢
遞徒窮韻人之目如鶴炙清輝日日如坐謝庭快
爽哉滇榆之雪夏沁八脾麗之雪夏澄人目從多
味雪句北則非灞橋驢背語可得移而肖爲之賦
曰晶華霄綴玉葉雲連空巖崖而素易青嶂而銀

竊碧空危陽明霞踔天表長披素練清輝燭斗素
光灼漢此山之參天拔地而標異羣巘者其神工
鬼斧或埒物而肖形靈巖八百五丁鏤玲瓏之珮
編着千年素女試不謝之粧琉璃掛山椒而碌礫
琳球撐石骨以崦岬摩蒼旻峙冰玉之樓臺爍瞻
矚觚水晶之宮闕銀管崢嶸豎頰冰壺溢瀦垂芒
玉笋出土凌雲寶炬彌天放白閃大地躍冶之金
堆興朝富國之鎚屏裁雲母几輾車碾矣其機匪
肇於同雲槩愈增於見睨則溥灑露於長年澄肅

霜於永歲飛凍雨於炎暑亘堅冰於朱明寒飛六
出常矯異爲同茲白貫四序超同而異矣其嚴姿
肅貌則歷塵劫不垢其潔齊運會常浴其神懷芳
握瑜居貞抱質存天地嚴凝之氣立塵寰不緇之
體維白賁之風協仲商之音湛西庚之色發琬琰
之香藐姑射之神遜孤山之白矣若秉文后之圭
列武臣之戟下天宮之瑤簾樹龍淵之寶劍陳琮
璜而富宗廟鳴珂玉而美百官搖玉女之環珮雜
靈妃之瓊玖霞澗玉溪霞塗冰壑瓊漿渾天波之

潤玉液溼瑤池之膏其羣峯之璘珣羣澗之清澆
也若冰樹霜花蕪絕蒼蔚玉虬白鳳蹤矜狐兔無
烟火仙人是宅饒冰葉佛氏爲宮瑤臺瓊室雲巢
霓竇詢爲天帝神龍之宅也其處地則派祖昆崙
境逼流沙枕金江而作礪貯玉湖以承盤半鎮西
極半鎮東垂平分佛地平分神州岡脊之表黑水
之涯花馬之國邪龍之鄉遠眺之則舞翔鶴於天
表浴素鷗於海曙雪螺隱現飛絮滅沒近卽之則
石綴腰而紵青松盤綠而貼翠亦有砒石礧礧璘

璘時瓊崩巖谷震若轟雷靈異則雲霧濛其頂陰
晴徵其候鶴之長阿蔽其面而廣畝落之影其偕
時而生景朝元氣而凝蒼夕紫曛而射碧晝澄雲
日金碧際映夜逼星斗珠玉銜輝勢凌陰而石媚
自若形栗烈而羣芳無改或覩紅粧而映冰肌或
披萬綠而霽粉面或醉丹楓而醜玉顏或照寒梅
而徹晶骨至縞袂落舞筵玉屑盈几席寒沁詩脾
無煩凍筆之呵爽豁醉眸時逸烹爐之致詢非映
孫康之窓繪蘇子之堂鼓山陰之棹策孟氏之蹇

得而彷彿者也亂曰質體娟兮其風靡欺素艷兮
神骨蒼旌大千兮垂寒芒倚長劍兮鎮八荒鎔鐵
橋兮喙彝羗控石關兮翊吾堂肇皇圖兮萬里疆

皇清通志

卷之二十九

三

蘇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三

